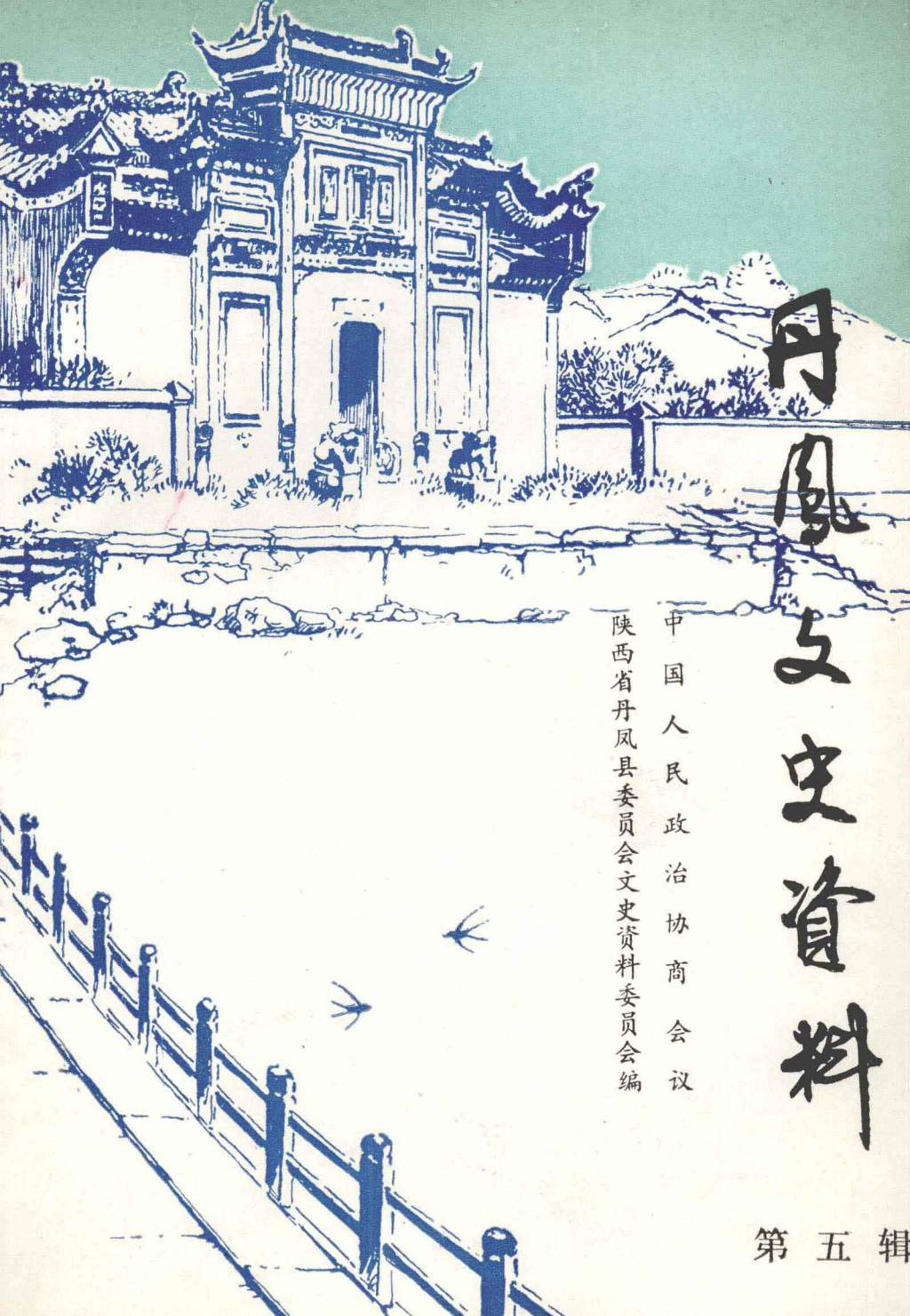




丹鳳文史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陝西省丹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第五輯

丹凤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丹凤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本辑审稿人：冯纪才 周志斌

编 辑：杨鹏飞 王贵儒 张宝藏 尚玉堂

校 对：张宝藏 尚玉堂

目 录

· 革命春秋 ·

两代人掩护子弟兵……梁秀英口述 刘逢生整理
…………… (1)

中华赤子

——罗锦文烈士传略……周嘉厚 (10)

彭勃做统战工作二三事……彭荣远 (18)

回忆父亲陈维政……陈邦华口述
……………万长春整理 (22)

先父杨春荣事略……杨文聪 (35)

· 史海拾贝 ·

记国民党商棣镇镇长王玉斋被告下台的经过……韩述绩 (43)

龙驹寨专员办事处始末……淡炳寅 (50)

国民党在峦庄地区实行“坚壁清野”所见
……………余书长 王建业 余发芝 (56)

国民党在商榷镇实行合村并寨纪实

.....韩述绩 (61)

国民党在龙驹寨最后一次党务活动

.....郭民钟 (65)

栾庄江、阮之间的夺权斗争.....余书俊

.....周永康 余书长 (68)

· 历史足迹 ·

跟随尤奉三行军记.....贺建三 (74)

武关大刀会抗暴斗争纪实.....王殿林 (88)

赴西峡口慰问抗日将士亲历记.....梁维厦 (95)

“马二营”在龙驹寨地区的暴行...马子才

.....王有政 (99)

· 人物轶事 ·

彭必达轶闻轶事.....

.....刘文英 彭荣远 杨生民(104)

我的父亲陈槐堂先生传略.....陈正学(113)

忆我的伯父张万选先生.....张维俊(121)

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刘筱斋先生...

.....刘焕尧 彭希祖(127)

· 农田水利 ·

周治林与百顷湾河堤第一期工程

.....张宝藏 刘三娃(132)

我所参加的百顷湾河堤二、三期工程

.....刘安良(139)

· 工商旧话 ·

冯麟生搞垮我货栈的经过.....鸣岗(145)

历史悠久的商洛镇瓦缶.....魏荣民

.....毛治中口述 石明祥整理(149)

· 文物古迹 ·

商山.....彭荣远(153)

弥陀寺.....张顺荣(158)

武关道与龙驹寨.....蓬 渊(162)

· 风俗人情 ·

夏湖人的乡俗.....乐 农(167)

农历正月初五的破五节.....韩述绩(170)

龙泉村的由来.....刘文英(174)

金猪洞的传说.....郭民钟(178)

致读者.....编 者(180)

两代人掩护子弟兵

梁秀英口述 刘逢生整理

1913年古历5月12日，我出生在洛南县庾家河窑沟（今属丹凤县庾家河乡）一个赤贫户的家庭，父亲梁宪政秉性刚直，母亲陈大女勤劳贤淑。因家境贫困，18岁那年，老人无奈将我卖到百里以外的峦庄河口，丈夫叫林连生。

母亲为救红军被杀害

我的故乡窑沟，山大沟深，地瘠、民贫。加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腐败，兵荒马乱，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全家人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盼着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34年底的一天，程子华、徐海东等首长率领的红军，到了我的家乡，通过他们的宣传，家里人知道了红军是人民的军

队，跟着红军走一定能过上好光景。因而，庾家河一带的穷人对红军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红军到庾家河的第2天，和国民党军队在炉道岭上打了一场恶仗，红军虽然胜利了，但伤亡很大。战斗结束后，就把许多伤员安排在庾家河周围的一些群众家中养伤，我家一次就接收了4名红军伤员。

红军伤员到了我家，我父亲、母亲对他们关怀备至。全家人用野菜充饥，还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给伤员吃，并且四处请医生给他们治病、治伤。由于治疗及时，他们都一个一个的痊愈归队。这些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时期，同我家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如同手足。他们经常给我们宣传革命道理，使深山老林里的老实农民一下子心明眼亮了。红军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4名伤员归队后，以后凡来了红军，我们家都热情接待，父亲还主动为红军带过路，有时宁愿自己睡在地铺上，也要腾出热炕让红军战士睡。

1935年春季的一天，红军一匹驮着大批银元、财物的马受惊，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到窑沟，被当地士绅陈大林、王家启等捉住，把银元和财物分

了，为了销赃把马卖到洛南县三要司鸡头关的大地主吕家。我母亲知道是他们这些家伙捣的鬼把戏，就让父亲原原本本报告给红军。后来，红军写信勒令这伙人交出了钱、财。他们虽然交出了不义之财，却对我们一家怀恨在心。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保甲人员将我家与红军的往来情况一五一十地密告给洛南县民团总司令尤奉三。尤当即派他的十大队，指示李彪子（洛南人）带了几十名狐群狗党，于1935年古历11月间的一天晚上，突然杀气腾腾地闯进我家。父亲知道风声，已经隐蔽起来。母亲出面应酬，她一个人，怀里还抱着正在吃奶的不满周岁的小弟弟，这帮豺狼抓不到我父亲，气急败坏，就指着母亲破口大骂，说我们家是红军的老窝子，红军走了，要和我们算账。我母亲义正辞严与敌人据理争辩。那些人面兽心的东西，当即对着她头部开枪，终年49岁。母亲死后，家里无钱掩埋，只好将她的尸体在家里丘了9年，后来又转丘在老虎沟口的大石板上。解放后，我父亲才将她的遗骨掩埋到申家沟黄土堡梁家祖坟里。

舍生忘死掩护鲁县长

母亲的死，激起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仇恨，曾四处奔走告状。为告状，我寻过庾家河镇公所，进过洛南县的衙门。那时，天下乌鸦一般黑，再告官司也打不赢。我只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望咱们的红军再打回来，尽快给母亲报仇。1946年夏季的一天，李先念司令员的部队到了栾庄，一连人住在我们村里。这些年青人在长途跋涉中，衣服全部成了丝挂丝，绺挂绺，破烂不堪，叫人看了心疼。部队有布不会缝衣服，我便主动将几个弟媳、侄媳组织起来，由我裁剪，她们给缝。那时候，山里人连缝纫机都没见过，每件衣服全凭手工一针一线的缝。这些天真活泼的战士穿上我们缝的衣服，分外高兴，感激不尽。

同年古历8月15日，正在过土地会，黄司令员（即黄林同志，时任鄂豫陕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带的人来到栾庄，他和他的爱人及司令部就安在我家。当时，我家烧锅正在酿酒，见大部队吃粮成问题，我便给连生说，咱们不烧酒了，不能让解放军到咱这里饿肚子，把粮食送给解放军吃。

连生同意，我们就把一石多大麦和两石包谷全部让部队指战员吃了。

因黄司令住在我家里，文司令（即文建武同志，时任豫鄂陕军区司令员）、夏司令（即夏世厚同志，时任豫鄂陕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巩司令（即巩德芳同志，豫鄂陕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等领导都常来我这儿。这些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和我们拉家常，彼此都很熟悉。黄司令来时还带了名干部叫鲁孚若，听说他是卢洛县的县长，高高的个子，40岁开外，满肚子的学问。从谈话中知道他是湖北人，还和我家老林认乡党（老林原籍也是湖北人）。黄司令他们走后，就留下鲁县长带了80几个人在峦庄一带活动。他经常带些人到我家来。这些人中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有李科长、张科员、吉进山、陈玉清（女）、董麻子等。转眼到了1946年腊月，国民党正规军三天两头来清剿，保甲势力也抬头，疯狂的敌人在我们这一带大搞“移民并村”、“坚壁清野”。解放军留下来的同志确实历尽了千辛万苦。鲁县长他们整天钻在深山老林里和敌人周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让部分当地人回家，他自己带了10几个

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在这期间，深知他们的困境，所以我曾多次让连生和侄儿林怡中偷着给他们送吃的，送香烟，我还亲自给他们送过两次。有一天夜里，鲁县长带了几个人偷偷摸到我家，当时形势异常紧张，我看陈玉清是个女同志，跟上这些男同志日夜奔波太困难，便将我的衣服让她换上，要她化装后尽快离开，但她一心要上延安找爱人，执意不离开大伙。从多次接触中，我知道她是湖北应城人，学生出身，很小就参加革命，还是解放军里的女指导员哩！那时，她只有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稍微有点驼背，有胆有识，精明能干。后来，他们10几个人不得不分散隐蔽，张科员和陈玉清一块隐蔽在园潭河的荒草凹，被敌情报员李彪子发现，捉拿后惨遭敌人杀害。与陈玉清同时遇难的张科员也是湖北人。每当我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简直如同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是那样历历在目，令人深切怀念。

1947年古历2月间的一天，鲁县长带上仅有的10几个人，在申家沟突然遭到敌人包围，血战后，他一个人冲杀出来。峦庄乡公所得知这一情况，即派人四处捉拿。这伙人得知鲁由申家沟翻

山向栾庄方向跑来，便连夜到园潭河等地阻截搜捕。这天夜里，保甲队在园潭河一个叫螺丝九的地方，迎面碰上了鲁县长，其中两个保甲兵抓住鲁披着的大衣，但鲁将大衣甩掉，还是跑脱了。敌人只好在茫茫的黑夜里向他跑的方向猛烈射击，子弹打得山石乱飞，一粒飞向鲁的膝盖骨。这天晚上，连生从乡公所偷偷跑回来把追捕鲁的情况告诉我（当时连生在乡公所临时搞粮台，乡公所晚上追捕鲁县长的事他都清楚），我们心急如焚，久久不能入睡。后半夜，忽然听见一阵狗叫声，接着听见一阵轻轻而又急促的敲门声，我仔细一听，是老鲁那熟悉的声音，便立即开了门，让他进屋。一见到他腿上带了伤，我找了些草药给他包扎，随后就给做饭吃。我们估计敌人是会来搜查的，就让他吃完饭，上到西边楼上，藏在楼上的夹墙里。第2天黎明，国民党兵、保甲兵果真都来了，我当时有精神准备，把前后门都敞开，梯子搭在西边的楼上，而不放东边搭，烧了一些山楂水，主动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喝水。愚蠢的敌人一看这种阵势，喝了水，便又到别处搜查去了。骗走了敌人后，鲁县长不住地夸

奖我有胆量，是位能干的女人。但根据形势的分析，他不能继续住在这里，准备要尽快化装出走。他让我想方设法从乡公所搞个路证，为这事，我为难扎了。我一个女人家，咋能开出路证？猛然，我想到在乡公所给乡长阮开玉当勤务兵的侄子林怡中，让他想想办法或许能成。于是，我就把他找来，这孩子很好，说国民党的队伍来了将乡长拉去关押起来，逼他交粮草，我趁这个空儿试一下。林怡中带着鲁县长写的路条子，到乡公所从箱子里偷出乡公所的印章，将其大印盖在上面。就这样才为鲁县长搞到路证。光有路证还不行，我便给老鲁化装，找来剃头刀，给他剃了个光头，还留了个八字胡（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学着剃头啊），接着又换上连生的农民衣服，还准备了一副简单的担子，打扮成做生意的小商人模样。临走时，他将身上的1支手枪和9发子弹交给我，让我一定要妥善保管，以后咱们的人打回来，转交给他们。还有2个金戒指和1支金笔，硬要我留下，彼此推来让去，最后，我留下金笔和一个差一点的戒指。为了给他搞路费，我东借西借，总算凑了40块银元。一切安排就绪，但峦

庄一带当时盘查哨密密麻麻，寸步难行啊！第3天半夜，我将自己当甲长的哥哥梁老诚和一个叫乔才子的人找来，给他们讲了真实情况，并让送鲁县长到铁峪铺。如果安全送到，我给他们每人一石包谷和两匹土布。他们答应了。就在这天晚上，翻山越岭，绕过敌人的盘查哨，将鲁县长送走了。他俩把鲁县长送出了峦庄，鲁便只身回湖北老家去了。事后，我怕引起敌人怀疑，就搬到卢氏县的兰草镇居住。后来陈（效真）、蔡（兴运）武工队转战兰草一带，我一次又一次地接待他们的人，为他们办事，受到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

鲁孚若安全回到他的故乡应城县后，很快给我来了信。解放后，也曾多次给我写信，回忆他当年大难不死，多亏我搭救，感激不尽，并邀请我到 he 那里去。但未能如愿，听说老鲁在1962年因病逝世了。

梁秀英，现随养子住武汉市中南财经学院。本文是1985年4月6日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中华赤子

——罗锦文烈士传略

周嘉厚

罗锦文，曾用名长根、马可。1914年5月29日（农历5月5日）生于陕西省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庾岭乡）一个信基督教的医生家。

早年在洛南职业学校毕业。1932年高中肄业，因受其父罗铭臣行医影响，考入英国人创办的西安广仁医院附设半工半读高级护士学校。

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2月10日激战庾家河。罗铭臣将在西安学医的儿子罗锦文叫回，精心抢救红军伤员。耳濡目染，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着罗家父子。

罗锦文就学的西安广仁医院，对中国籍职工实行残酷的压迫，特别是护士的生活待遇极低。1936年初，在医院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锦文发动

护士提出了改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的正当要求，遭院方拒绝，锦文愤然离院。入股西安同仁医院，任外科医师、副院长，负责同仁医院中正路（现西安解放路）分诊所。

“西安事变”后的西安，抗日情绪高涨，锦文和医务界一些挚友，提出“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经常探讨医务工作者如何救国救民。1937年5月下旬，锦文的爱人生下二女儿，他返乡探亲，在家住了4天，就要回西安。他爱人给其3岁的大女儿瑯娃教着说，你爸爸要走时，你抱住他的腿。第5天，锦文准备出走时，大女儿果然上前抱住锦文的腿，死活不让走。锦文的爱人说：“再过3天就是端午节，是你23岁生日，你过了节再走吧！”锦文亲昵地抱起大女儿，对爱人说：“日本鬼子的大炮快要打到西北，祖国山河破碎，民众流离失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国难当头，无我无家，还过什么生日？为了收复祖国大好河山，为了下一代幸福生活，我打算弃职从戎，到抗日前线去！”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罗锦文对广仁医院洛南籍医师吕书林说：“目前日本侵